

通訊處：北平市黨部街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週刊編輯處

國語週刊 Gwoyeu Joukan

目錄

以公歷一六四八年歲在戊子為國語紀元議 錢玄同
談古會今譯 何容
歌謠譯註 失名
國語漫談(二十三) 老談

以公歷一六四八年歲在戊子為國語紀元議

(與黎錦熙羅常培書)

錢玄同

玄同、黎田兩先生：

二月二十八日，在黨公魯安給白公蘇洲錢行的席上，我曾向兩公談及：勸公說公歷末一數字是「八」的，民國紀年逢「七」的，干支逢「戊」的年是國語運動的紀念年（見本刊三十一期），幸公說民國紀年逢「七」的年是方言研究的紀念年（見本刊七十三期），我不知劉繼莊撰「新韻譜」那一年，公歷末一數字是否「八」字，干支是否「戊」年；如其恰好也是，那麼，咱們大可以把劉繼莊撰新韻譜那年作為國語運動與方言研究的紀元了。劉繼莊的音韻學若限於統一國語與調查方言，這是已經由幸公特撰專篇，說得詳細明白的（文見本刊第三十二、三、四期）；寫到這裏不必把「心悟」即「幸田」這個秘密揭穿了。但我以為這不「此」，照劉繼莊的思想與主張，結果一定會與方言之一樣，成為中國文字應該「由遠而近」乃合音，因而而成的辦法。因為必如此辦，方能將

「萬有不齊之聲無不可資母以及父，隨父而歸宗，因宗以單韻，由韻以歸元」；必須如此辦，方能「隨地可讀，不三四年，九州之音畢矣」。實言之，必須用了音標，方能分析音素，方能標注任何地方之音也。關於這一點，梁任公先生早已看到，他在甲辰年（一九〇四）的新民報所載「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稱述清初的大學者，特舉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顏習齋，劉繼莊五氏。黃顧王三氏是大家都知道的；顏氏，到晚清時，也無人不知道他了；惟獨劉氏，自王峴繩與全謝山以後，除錢子高，趙撝叔，潘伯寅三數人外，未必有什麼人知道他了。梁先生特舉他與黃顧王顏四氏為伍，說他「最足以豪於我學界者有二端，一曰造字，二曰借地文字」，這話很對。我以為「國語」一詞，涵義甚廣，決非「本國現行標準語」一義所能包括；最重要的有：統一國語，研究方言，製造新字」三義（「改古文為白話

文」亦是一義）；而此三義者，劉繼莊均已見得，故言及國語，當託始於劉繼莊也。那天與兩公談及此事以後，隨即檢查劉氏撰新韻譜之在何年，則公歷一六四八年，歲在戊子，明永曆二年，歲在壬申，清康熙三十一年也。又查劉氏生年，是公歷一六四八年，歲在戊子，明永曆二年，監國三年，清順治五年；恰好公歷末一數字「八」，干支逢「戊」，為之狂喜！我主張就將劉氏生年作為「國語紀元」，因劉氏的音韻學實能兼綜「國語」一詞之三要義也。兩公以為何如？

在劉氏以前，方音之會主張中國應該「如遠西合音成字」，咱們自然應該紀念他，他的「通雅」成於公歷一六三九年，歲在己卯，明崇禎十二年，則那幾句主張「合音成字」之論或作於一六三八年，戊寅，明崇禎十一年，也未可知，但此不過猜測罷了。方氏對於「一單語與調查方言」之事，却未見提及；又方氏自明亡以後為僧，「其所著書，好作禪語而會通以莊易之旨，欲以之傳世。若通雅，已故紙視之矣。」（錢田問的通雅序中語）至於劉氏，其「廣陽雜記」中時有關於音韻學的話，他實非一輩才識，遠遜為能兼綜國語三要義之「新韻譜」。故劉繼莊與方音

之比，如朱晦庵與李延平，王陽明與羅白沙，顧亭林與陳季立之比。方氏雖也值得紀念，但國語的紀元，終以託始於劉氏為宜也。
劉氏之新韻譜，撰於一六四二年，是年為壬申，至去年一九三二年，又是壬申，而幸公之「劉繼莊的音韻學」一文適登於去年之國語週刊，相距二百四十年，甲子適為四週，亦一佳話也。今若以一六四八年劉氏之生年為國語紀元，則到今年一九三三年，已有二百八十六年，再過十四年，到一九四七年，便是國語紀元三百年紀念。我希望在此十四年之中，咱們對於國語的三要義，都有很多的貢獻，則到將來舉行「國語三百年大祝典」之時，國語的成績一定斐然可觀，很對得起這位國語元祖劉繼莊先生了。
我在十八歲的那年（即甲辰年），讀梁先生之文而大悅劉氏之學，因改號為「擬獻」，意欲「擬拾劉繼莊之塵埃」也。因為我那時的號叫「德潛」，獻處與讀「德」與「擬」同音，「潛」與「獻」亦音近，但「潛」為濁聲與平調，而「獻」為清聲與去調耳：
德潛 ㄉㄛˊ ㄊㄧㄢˊ Deqian.
擬獻 ㄋㄧˋ ㄒㄩㄢˋ Decshieh.
後因字面太生硬，故不用。然改

此號時，除梁先生之文以外，王根繩所撰之劉繼莊墓表，全謝山所撰之劉繼莊傳，以及廣陽雜記，全都未曾看過，只是少年之或情衝動，對於梁先生所述劉氏之學說，覺其新奇而大悅耳。忽忽三十年以至於今，已經快到了五十年了。雖平生所志，因意志之脆弱，神靈之衰弱，竟至一事無成，老大徒傷，然因積善漸多，性喜難寬，又時時得師友之激勉，深佩劉氏之卓識，時覺真語之任重，以為信能行劉氏之教，實現國語之三要義，則必能「利濟天下後世」，無疑也。
噫！國難深矣！不佞既無救于及以漸社稷之能力，只因在過去讀了四十年死書，到得現在，除了做個書齋所讀之「林間嘯」病體喉之生涯以驅錢開口，無聊極矣！可恥極矣！因二十餘年來陷溺之深，神昏麻木久矣，對於國事無能，外寇變護，熱視若無視，雖遼寧之「九一八」與上海之「一二八」，似不足以刺痛我頑鈍之神經。乃自本年春來，秦，榆關失守，承德再陷，才感到痛楚，錢日價「魂忽忽若有亡」，出不知其所往，常常自問：「我究竟該做什麼事才呢？」想來想去，還以「事」語為最宜。退劉氏之教，努力於國語之三要

義，這是我分內「做之事」；而在民衆教育方面履行注音符號之普及，亦國語中之「義」，在今日實為治標中唯一切要之事，我雖無此能力與手腕，然亦當盡搖旗吶喊之責也。故「擬獻」之舊號當復用之以自勵自警。以前號與名合寫為「疑古玄同」，遂有許多說我改姓「疑古」。今後有時或將寫為「擬獻玄同」，大概又有人要說我改姓「擬獻」了，但這與我毫無關係，隨他們怎麼說，我都不管。
寫這封信的意思，只是為了要讓以劉繼莊之生年為國語紀元而已。不料正文完完以後，引起我的牢騷來了，於是刺刺不休，又寫了上面一段雖道萬里的費話；雖然是費話，却是痛痛皆時的呻吟，決不是假話。若有非笑話的，我當述王陽明之言曰：「嗚呼！奚！值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笑乎！」
劉繼莊曰：「人苟不能幹其氣運，徒以其知能為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吾當以此語為座右銘，此又吾欲「擬獻」之一義也。
弟 Dao-mann-Shyuan-torny 白
22(1933).3.14.

